



文學新鑰 第10期
2009年12月，頁27~46
南華文學系

《全明詞》輯補中的幾個問題

周明初

浙江大學教授

摘要

《全明詞》出版後，筆者即開始了輯補工作，輯補所得五千多首，彙成《全明詞補編》出版，其後仍繼續明詞輯補工作。因爲多年從事這項工作，有所體會，現就所遇到的幾個問題如詞人作品存佚問題、現存詞作校勘問題、易代之際詞人詞作如何處理問題、竹枝詞和柳枝詞要不要收入問題、明代小說戲曲中的詞作如何處理問題等提出來向大家請教。

關鍵詞：全明詞、缺失、輯補



Several issues on the process to supplement *Quan-ming Ci*

Zhou Mingchu

Professor ,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Quan-ming Ci* , a series of completed work was in process. And the *Supplement to quan-ming Ci* , including more than five thousands pieces of Ci which is not included in the *Quan-ming Ci*, was published. Engaging in this work for many years, several issues are encountered and wish to consult every expert, such as the problem of the works existent and exact or not, the problem that how to deal with the Ci written between dynastic changes and the Ci appeared in novels and opera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problem whether the Zhuzhici and Liuzhici should be taken in or not.

Keywords : *Quan-ming Ci* loss supplemen



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的《全明詞》收錄詞人 1390 多人，詞作近兩萬首¹。《全明詞》一問世，人們便發現該書存在著許多問題，如王兆鵬、吳麗娜先生在《〈全明詞〉的缺失訂補》中即指出此書的六條缺失，即詞人斷代不嚴、詞人編排失序、真偽互見失考、誤收詩曲爲詞、詞集版本取校不廣、文獻失範參考書目錯誤迭見、詞人生平欠缺考訂等²，林玫儀教授在《全明詞訂補舉隅》中更是指出了《全明詞》的失誤有九條，即採錄未廣、抉擇不精、衍收詞家、同詞復收、詞作互見、版本不實、標注有誤、小傳過簡等³。兩位所指出的問題在《全明詞》中確實存在，有的還很嚴重。但我覺得《全明詞》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該書採錄未廣而導致收詞不全，使得《全明詞》離「全」的要求相差還很遠。這個問題，許多人都意識到了，所以對《全明詞》的輯補工作幾乎從該書問世的時候起就開始了。五年來，大陸上見諸報刊的各種輯補文章近 20 篇。我和當時的碩士生葉曄一起，也在 5 月份即開始了《全明詞》的輯補工作。至 8 月份，在全面調查「四庫」類叢書的基礎上即輯補所得有兩千多首，此後在廣泛搜采叢書、別集、總集、方志及家譜的基礎上輯補了五千多首明詞，其中葉曄在復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前後化了兩個多月，將中心所藏的未爲叢書所收錄的明人別集一千多種一一翻檢，所得明詞有一千多首。經過兩年多的輯校、整理，彙輯成《全明詞補編》正式出版。《全明詞補編》所收詞人達 629 人（其中爲《全明詞》所失收的詞人有 471 人），詞作 5021 首，所收詞作爲《全明詞》

¹ 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全明詞》，中華書局，2004年1月。此書2004年1月正式出版，同年4月出現於大陸的書店中。

² 王兆鵬、吳麗娜：《〈全明詞〉的缺失訂補》，《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春之卷，頁123—130。

³ 林玫儀：《全明詞訂補舉隅》，《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2005年7月，頁349—394。



的四分之一⁴。該書出版後，我們繼續從事明詞的輯補工作，又陸續輯得 600 多首明詞，有的已經整理後陸續發表，有的尚待整理。我們在繼續輯補明詞的同時，重編《全明詞》的工作也已經在著手進行了。

爲了使《全明詞》的重編工作能夠順利地展開，現將《全明詞》輯補中所遇到的幾個難點問題提出來向大家請教。

1· 詞人作品存佚問題

明代有些詞人，根據史料記載，生前曾創作有不少詞作，有的甚至還結集爲詞集，但由於多種多樣的原因，流傳到現在的詞作卻很少。對於這些詞人，需要著重探究的是究竟還有多少作品尚存於世，從而做好輯佚工作。如馬洪，正統至成化年間的杭州著名詞人，曾作有一百來首詞，結集爲《花影集》。詞作在當時頗受好評，徐伯齡稱他「善詩詞，極工巧」⁵，楊慎稱他「善詩詠，而辭調尤工，皓首韋布，而含珠吐玉，錦繡胸腸，褒然若貴介王孫也」⁶。楊慎的《詞品》稱引馬洪詞作多達十六首。由於馬洪的詞集後來失傳了，後人所見的詞作基本不脫楊慎所引的十六首範圍，這影響了後人對馬洪詞的評價。清初朱彝尊憑著所見的馬洪十六首詞，在《詞綜發凡》中痛詆他的詞「陳言穢語，俗氣薰入骨髓，殆不可醫」⁷，直至晚清的陳廷焯還在重複朱彝尊的評

⁴ 周明初、葉擘：《全明詞補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

⁵ 徐伯齡：《蟬精雋》卷一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67冊，第147頁。

⁶ 楊慎：《辭品》（即《詞品》）卷六，《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733冊，第177頁。

⁷ 朱彝尊：《詞綜發凡》，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93冊，第434頁。



價。《全明詞》據《明詞綜》、《古今詞匯》和《詞品》收馬洪詞16首，《全明詞補編》又據《西湖遊覽志餘》補詞13首，現在可見馬洪詞共計29首，還不到原詞集的三分之一。所以繼續輯補馬洪的詞作，不僅帶有輯佚的意義，也是恢復馬洪詞的本來面目，涉及在明詞史上如何給他定位的問題。

又如駱問禮，浙江諸暨人，嘉靖年間進士，官至湖廣按察副使，《明史》卷二一五有傳。他的集子名《萬一樓集》，目前常見的版本是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的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活字本，五十六卷。據該書卷首陳性學序：「吾鄉先達纘亭駱公，舊與先君同筆研，號莫逆，常以詩詞相倡和。餘弱冠見之，輒欣欣嚮往。」⁸可知駱問禮應當有詞作，但該五十六卷本中並無詞作收入。我們輯補《全明詞》時，從《諸暨詩英續編》卷七和《（乾隆）諸暨縣志》卷三九中各輯得兩首，其中從《（乾隆）諸暨縣志》中所輯得兩首都是帳詞，原有序，收入《全明詞補編》中刪去了序。《萬一樓集》五十六卷中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九俱為序類文體，並無帳詞。查《明別集版本志》，知上海圖書館藏有明萬曆三十九年駱先行等刻本《萬一樓集》五十六卷《續集》六卷外集十卷，浙江諸暨市圖書館和中山大學圖書館分別藏有清嘉慶十年餘振活字印本《萬一樓集》五十六卷《外集》十卷《續集》六卷，可知《四庫禁燬書叢刊》所影印的北京大學藏本並非完帙。但上海圖書館、諸暨市圖書館和中山大學圖書館所藏的這三部別集中是否有詞，還待查驗。

再如明末清初的王竑，嘉興梅裡人，是明末清初梅裡詞派的重要作家，據《明詞綜》卷九王竑小傳引王竑族弟王庭（邁人）說：「余兄介人專習詞，集必備諸調，調復備諸體。《二槐堂稿》

⁸ 駱問禮：《萬一樓集》卷首，《四庫禁燬書叢刊》本，集部第174冊，第70頁。



遂以千計。迨遭盜，盡沈之江，身亡無有存者。余兒援聞鹿城何太初有選本，求得之，乃十之二三也。陳大樽序之，餘梓之，以俟世之閱者。」⁹王竑的詞集原有一千來首詞，因遭意外而佚失，這是很可惜的。現存他的詞，僅有一百六十多首。《全明詞》據《槐堂詞存》收詞一百六十四首，又據《梅裡詞緒》收一首。又《全明詞補編》據《（康熙）秀水縣志》輯補一首。王竑是否還有佚詞存於世間，還有待訪求和輯補。

明詞人中這樣的情況其實是很多的。據史料記載，許多詞人原有詞集或別集，但收入《全明詞》中的詞作，往往只有幾首，而且是據各種詞選如《明詞綜》、《蘭皋明詞匯選》、《歷代詩餘》、《眾香詞》等等輯錄而成的。這種情況，在《全明詞》六冊中，尤其是後三冊中比比皆是。他們的詞集或別集，是否尚存於世，存於何處，應當是今後尋訪的重點。

2. 現存詞作校勘問題

《全明詞》所收詞家一千三百九十多人，詞作約兩萬首。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詞家詞作直接錄自趙尊嶽的《明詞匯刊》，另外還有不少詞人詞作錄自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詞匯刊》共收入明詞「別集」二百一十六種，合集、總集九種，另有詞話一種，對於保存一代詞學文獻確實貢獻很大。但《明詞匯刊》對於明詞隨得隨刻，是個匯刊本，雖然經過了刊刻者趙尊岳的精心校勘，但它畢竟不能代替明代及清初的善本。事實上，刻入《明詞匯刊》的詞集，無論是別集還是總集，大多數有明代的版本存在於世，有的還不止一兩個版本，也有的雖然明代刻本不存於世，

⁹ 朱彝尊、王昶輯：《明詞綜》卷九，《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730冊，第687頁。



但有清代的版本存在。對於《全明詞》的編纂來說，最好還是選擇明清時尤其是明代的善本、足本，直接過錄，對於《明詞匯刊》趙尊嶽的校勘，可以適當吸收。近二十年來，大陸上「四庫」類問題係列叢書，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及補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及補編、《四庫未收書輯刊》及《續修四庫全書》等相繼出版，另外如《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笈叢書》等相繼影印出版，原來查閱不便的許多明清善本書籍，現在比較容易見到。這些叢書中，有不少明人別集，《明詞匯刊》中的許多詞人之作可以在這些叢書中找到。對於錄自《四庫全書》的詞作，能夠找到明代或清初的版本的，也應當予以替換。因為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很大一部分書籍，經過了不同程度的篡改，存在著「失真」的現象。

不僅《全明詞》，《全明詞補編》中也有一些詞作，因缺字、脫字、缺頁等情況而殘缺，一時之間沒有能夠補上，如《續修四庫全書》據上海圖書館藏本影印之汪舜民《靜軒先生文集》卷三《醉太平》前有《太常引》、《滿江紅》兩首，因缺頁而佚，當核國家圖書館藏本補；明嘉靖刻本鄒守愚《俟知堂集》卷九《喜遷鶯·賀屠東洲擢福建方伯》，原刻脫一行十八字，湖北圖書館藏有萬曆刻本，當核查是否可補。

也有的書籍很難找到其他藏本校補，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天啓二年刻本程誥《霞城集》卷二四《醉花陰》後，據目錄尚有《滿庭芳》、《小重山》、《憶秦娥》三首，因缺頁而佚，此書系據上海圖書館和安徽圖書館藏本配補影印，大陸未見其他圖書館有藏本著錄，所幸本人在臺灣的國家圖書館裏覓得藏本，得以補足；明嘉靖二十六年序刻本蕭顯《海風遺鈞集》卷一《一剪梅·寄傅太守》原刻脫十五字、《賣花聲》後有一詞當有四十五字，僅存十二字，連調名俱殘，此書系復旦古籍所所藏複製本，大陸未



見有藏本著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劉節《梅國前集》卷三二之《臨江仙》二首缺字太多，大陸也僅國家圖書館有藏；《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刻本張邦奇《張文定公四友亭集》卷二十《大江東去》（雲護飛龍）、（河水滔滔）二首，原刻均脫一韻十三字，大陸多家圖書館所藏為同一版本；萬曆十七年刻本華雲《勾吳集》卷二《蝶戀花》、《桃源憶故人》，卷五《江南春》共三首也缺字很多，大陸也僅國家圖書館有藏；明刻本蔡昂《鶴江先生頤貞堂稿》卷六《減字木蘭花》也因缺頁僅存殘句十九字，此書也系復旦古籍所藏複製本，大陸未見有藏本著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有藏。這些缺失，當尋訪台灣及海外是否有藏本可以校錄。

3· 易代之際詞人如何處理問題

編纂《全明詞》之類全集，對於易代之際的詞人如何處理，是個令人頭疼的事情。《全明詞》的《凡例》中說：「本編對易代詞人，參照有關資料，酌情選錄。元末明初之詞人，《全金元詞》已收者一般不再收錄；倘按歷史習慣明確劃為明人之個別作者（如凌雲翰等），則收錄之。明末清初之詞人，抗清殉難和隱居不仕之遺民，則收錄之。」¹⁰還有在易代之際詞人處理方面與《全明詞》牽扯很多的《全清詞·順康卷》在《凡例》中說：「明清之際詞人，大體以作者出處定取捨。凡抗清殉難以及歿於清初而以明遺民自居者，本書不予收錄。」¹¹而在實際操作中，很難完全按照凡例所定的原則處理。由此造成的體例上的乖違，最容易授人以柄，

¹⁰ 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全明詞》，中華書局，2004年1月。

¹¹ 南京大學中文系《全清詞》編纂室：《全清詞》，中華書局，2002年5月。



招致批評。如王兆鵬、吳麗娜的《〈全明詞〉的缺失訂補》中所指出的《全明詞》缺失的第一條即是「詞人斷代不嚴」，即指出了《全明詞》於元明之際的詞人，已經為《全金元詞》收錄而又為《全明詞》收錄的達十人之多；明清之際的詞人，像屈大均、惲格、吳景旭、王夫之等主要生活在清代，儘管抗清或以遺民自居，似以劃為清人而不收入《全明詞》為妥¹²。而潘承玉、吳艷玲的《雕琢未周 瑕疵明顯的大工程——〈全明詞〉、〈全清詞·順康卷〉疏誤綜檢》中對此兩書在處理易代之際詞人方面的缺失批評得更為尖銳。它指出了《全清詞·順康卷》沒有完全遵循甚至完全放棄了收詞體例，不僅將郭之奇這樣的抗清殉難者收入了該書，而且將「歿於清初而以明遺民自居者」收入此書的「不下129人，詞作不下4576首」；而《全明詞》在這方面也偶有失誤，如將丁耀亢這樣的在清初生活了十多年的貳臣收入了此書。¹³

其實，即使在實際操作中完全遵循了原來所定的體例，同樣還存在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同樣可能會招致新的批評。比如將明清之際「隱居不仕之遺民」劃為明人，收入《全明詞》而不收入《全清詞》中，那麼問題就來了：所謂「歿於清初」的時間斷限是什麼，順治年間只有十八年可算清初，康熙年間有六十一年算不算清初，清初的時限斷在康熙多少年？這樣也就存在著如王兆鵬、吳麗娜所指出的屈大均、惲格、吳景旭、王夫之那樣的情況，屈大均、惲格在明亡時只有十多歲，他們主要生活在清代，他們的作品幾乎都是入清以後所創作，即使他們以遺民自居，詞作卻是名副其實的清詞，同樣地吳景旭、王夫之這樣的人主要生

¹² 王兆鵬、吳麗娜：《〈全明詞〉的缺失訂補》，《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春之卷，頁123—130。

¹³ 潘承玉、吳艷玲：《雕琢未周 瑕疵明顯的大工程——〈全明詞〉、〈全清詞·順康卷〉疏誤綜檢》，《求索》2004年第7期，第178-181頁。



活在清代，他們的作品絕大多數也是入清後所作，也是名副其實的清詞，其實很難說是明詞而收入《全明詞》中。

又如對於易代之際出仕新朝的人習慣上算作新朝的人，這些人的作品也就收入新一朝的集子中了。《全明詞》、《全清詞·順康卷》以及《全宋詞》、《全金元詞》都是這樣做的，好像很少例外，也為學界所認可。其實這樣做也是存在很多問題的。因為出仕新朝的人的情況也很複雜，有些人進入新朝、出仕新朝時已進入晚年，在新朝生活的時間其實並不長，而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前朝度過的，主要作品也是在前朝創作的，進入新朝後很少有作品甚至沒有了作品，這樣的人劃入新朝並將他的作品收入新朝的集子中其實也不合情理。比如元末明初的劉基，輔佐朱元璋建立明朝，是明朝的開國功臣，毫無疑問應當算是明朝人，他的集子應當是明集。但問題其實並不如此簡單。劉基的詞集稱《寫情集》，集中的大多數詞作創作於元代，其中還有多首是獻呈給石末元帥或是和石末元帥的唱和之作，如《沁園春·和鄭德章暮春感懷，呈石末元帥》、《憶秦娥·次石末公韻》、《滿庭芳·二月十一日壽石末公》、《滿江紅·次韻和石末元帥》等。石末元帥即石末宜孫，蒙古人，元末至正年間以浙東元帥府同知身份分府於處州，後陞浙東宣慰副使分府於台州，負責這一帶的平亂工作，劉基在他手下參與戎事，深得信任，兩人之間的詩詞唱和之作甚多，劉基的這些詞作毫無疑問是元詞。本來作為元詞收入《全金元詞》應當更為合適，但現在是作為明詞收入《全明詞》中的。幸虧石末元帥的詞作現已亡佚而沒有收入《全金元詞》中，如果石末元帥的詞作還保存下來並收入了《全金元詞》中，而作為與他的唱和之作的劉基詞沒有被收入《全金元詞》中而收入了《全明詞》中，這將是一種怎樣的令人感到驚扭的事情呢？



其實，這樣的驚扭事確實存在著。陳子龍、李雯和宋徵輿是明清之際松江籍作家，三人齊名，稱「雲間三子」。其中陳子龍生於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卒於南明永曆元年（清順治四年，1647），他是因抗清而死的，自然屬於明人；李雯則比陳子龍長一歲，生於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卒年則與陳子龍相同，即清順治四年（1647），兩人可說生卒年相若，李雯是明末諸生，入清後應薦出仕，官中書舍人，按照通常的劃分標準應屬清人；宋徵輿比陳、李二位稍晚，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卒於清康熙六年（1667），明末時也是諸生，清順治四年（1647）成進士，官至副都禦史，自然屬於清人。所以《全明詞》中收了陳子龍的詞作而沒有收李雯、宋徵輿的詞作，《全清詞》中收了李雯、宋徵輿的詞作而沒有收陳子龍的詞作，似乎也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但問題就出在這裏，三人在明末時創作了許多詩詞作品，其中他們三人之間相唱和的作品也很多，如三人的唱和詞作匯合為《幽蘭草》刻於崇禎年間，根據我的同事李越深教授《論〈幽蘭草〉的創作、結集時間以及價值定位》的考證，《幽蘭草》中的詞作大致創作於崇禎七年至十年之間，約結集於崇禎十年。¹⁴《幽蘭草》的結集標誌著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學流派「雲間派」的正式形成。他們三人的其它詩詞作品可以不說，結集為《幽蘭草》中的詞作，創作、結集、刊刻時間均在崇禎年間，不折不扣的是明詞而不是清詞。現在將李雯、宋徵輿歸入清人，他們創作於明末、刊刻於明末的詞作沒有被作為明詞收入《全明詞》中，而作為清詞收入了《全清詞·順康卷》中，這樣作為三位一體、不可分割的三人之間的唱和之詞，被強行分裂為明人作品和清人作品，收入不同的斷代性總集中了。

¹⁴ 李越深：《論〈幽蘭草〉的創作、結集時間以及價值定位》，《浙江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第66-73頁。



即使沒有《幽蘭草》這樣的明末唱和之作的結集，將李雯歸入清人、將他的詞作歸為清詞也並不妥當。李雯活了四十一虛歲，其中將近三十七年生活於明朝，生活在清朝的時間還不到四年，儘管他在清代應薦出仕，但畢竟時間太短了。如果我們假定一個人二十歲開始有文學作品留存下來，那麼李雯在明代的創作時間也有十七年之久，而在清代的創作時間充其量只有四年。如此李雯的文學作品大多數應當是明代的作品，只有少量的才是清代作品。如此來考量，將李雯歸為明人，將他的詞作收入《全明詞》中應當比收入《全清詞》中更為合乎實際。

在明清之際與李雯經歷相類似，即生活於明末的時間很長而生活於清初的時間極短，但在清初又出仕過的士人並不在少數。如葉承宗、朱之俊即是。葉承宗是山東濟南歷城人，生於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卒於清順治五年（1648）。明天啓七年（1627）舉人，清順治二年（1645）成進士，授江西臨川知縣。順治五年十月，江西總兵金聲桓反清，攻下撫州府城臨川，葉承宗被俘，因不肯叛清投降，自殺身亡。就其政治態度而言，無疑應當歸屬為清人，但就其生活經歷來說，生活於明朝的時間長達四十四年，而生活於清代的時間還不到五年。他的著作《灤函》中有詞作，大多為明末所作。因為《全清詞·順康卷》和《全明詞》均未收錄他的詞作，我在輯補《全明詞》時將他的詞作收入了《全明詞補編》中。又如朱之俊，山西汾陽人，明天啓二年（1622）進士，選翰林院庶起士，後遷翰林院侍講。因依附闖黨，崇禎年間落職家居。清順治二年（1645）四月以原官職起用，兼國史館副總裁。但該年十月，即辭官家居，學道信佛，並與傅山等遺民相唱和。也就是說朱之俊在清代出仕的時間並不長，只有半年時間。朱之俊的詩文創作，有《朱太史吳越遊草》一卷《峪園近草》一卷《排青樓詩》一卷《賦》一卷《硯廬詩》一卷，為明末至清初所刻清



初匯印。在他的集子中也有詞作，其人其作均為《全清詞·順康卷》和《全明詞》所失收，當時輯補《全明詞》時，對於朱之俊要不要收入，頗費躊躇，因為此人的生卒年無法確定，最後還是未予收錄。

對於易代之際的詞人，理想的狀態自然是甄別他的詞作是哪個朝代創作的，然而分別歸入相應的斷代總集中。對於《全明詞》和《全清詞》的編纂，也確實有人提出過這樣的建議。這自然是個不錯的建議，但卻無法真正付之實施。因為易代之際詞人的作品，想要將每一首詞考定清楚作於何時，誰也無法做到。無論是哪位詞人的詞作，除了其中的少部分詞作外，大部分詞作恐怕是很難進行編年或斷代的。退一萬步說，即使我們能夠完全做到這一點，從而將同一個人的詞作分別歸入兩個朝代的總集中，這樣同一個詞人又分別為相互交替的兩個朝代的總集所收錄，這同樣造成體例方面的混亂，因此也是不可行的。

我想對於易代之際的詞人，在主要根據政治立場進行斷代歸屬劃分的總原則下，是否還應當根據他們的生活經歷及創作實際作些適當的變通。如對於明清之際的詞人，如果生活在明末的時間遠遠多於生活於清朝的時間，即使這個詞人在清朝是出仕過的，但由於他創作活動的時間大部分是在明代，詞作中的大多數實際是明詞，則應當將此人之詞作歸入《全明詞》中，如李雯、孫承宗之類即是。如果在清朝實際生活的時間長於明代，文學創作活動主要是在清代，即使是遺民詞人，因為他的詞作實際上是清詞而不是明詞，則應當將他的詞作歸入《全清詞》中，如屈大均、王夫之等人均是。

當然這樣做也並非萬全之計，像將《幽蘭草》三位唱和詞人分別歸入兩個朝代的現象還是無法避免。而且對於易代之際的詞人，難以確定生卒年的並不在少數，因此仍然存在著難以斷代的



問題。因此易代之際的詞人究竟應當如何處理，恐怕是個無解的難題。

4· 竹枝詞和柳枝詞如何處理問題

竹枝詞和柳枝詞原是民間流行的歌曲，中唐時期經過劉禹錫、白居易等人的加工潤色，成爲一種新的詩歌體式，一般採用七言四句的形式，類似於七絕，但不一定符合七絕的格律要求。自劉禹錫、白居易之後，歷代文人創作了大量的竹枝詞和柳枝詞。尤其是竹枝詞，後來專用於歌詠地方風土人情，並且在竹枝詞前往往加上了所詠地方的地名，如《西湖竹枝詞》、《揚州竹枝詞》等等。據丘良任等所編《中華竹枝詞全編》統計，自唐朝至民國年間的竹枝詞之作有近七萬首，作者則有四千多位，由此可見竹枝詞數量之龐大。¹⁵明代竹枝詞和柳枝詞的創作也極盛行，明代文人別集中，標明竹枝詞和柳枝詞的隨處可見，一般在歸類上，往往列入「七言絕句」或非詞類的「樂府」中，在「詩餘」中則很少見到列入。傳世的明代詞別集中，也很少將竹枝詞和柳枝詞收入。倒是明末的一些詞選中，將「竹枝」、「柳枝」之類作爲詞調名收入，並在其下收錄若干作品。如成書於崇禎年間的卓人月匯選、徐士俊參評的《古今詞統》，第二卷所收即爲「竹枝」和「柳枝」，其中「竹枝」詞調名下即選收了自唐至明的竹枝詞 219 首，而明代的尤多。

竹枝詞和柳枝詞均稱爲「詞」，但它們實際上是詩而不是詞。在唐五代時詞體處於演進階段，詩與詞有時候很難界定清楚，這一時期將竹枝詞、柳枝詞之類，收入斷代性的詞總集中，還不能

¹⁵ 丘良任等編：《中華竹枝詞全編》，北京出版社，2007年。



說完全沒有道理。如張璋、黃畬編的《全唐五代詞》將原收入《全唐詩》中的唐五代時的「竹枝詞」、「柳枝詞」（包括「楊柳枝」）等均收入了進去，甚至還將類似五言律詩的虞世南《織錦曲》、謝偃《踏歌詞》等也收入其中，因為《古今詞統》將賀知章的《詠柳》（碧玉妝成一樹高）這一首題作《楊柳枝》收入其中，《全唐五代詞》也照收不誤。¹⁶因為此書詩詞不分、誤詩為詞的現象太嚴重了，以至另有學者不得不加以重編。如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四人新編的《全唐五代詞》將「竹枝詞」、「柳枝詞」之類似詞實詩的作品收入副編中，這樣明確了詩詞的分界。¹⁷唐圭璋所編《全宋詞》，於詩詞的界限很明確，全書中沒有收入「竹枝詞」、「柳枝詞」一類七言四句的作品，該書中所收朱敦儒《柳枝》、王質及張鎡的《楊柳枝》也俱為長短句，分上下闕，完全是詞的形式。¹⁸

而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的《全明詞》，於詩詞的界限並未能明確。它據《古今詞統》、《四明近體樂府》等詞選、文淵閣《四庫全書》等叢書，收錄了一些明人作為七絕或古樂府所創作的竹枝詞和柳枝詞，以「竹枝」、「柳枝」的詞調名稱編入其中。雖然，與明代文人創作的竹枝詞、柳枝詞的總體數量相比，收入《全明詞》中的這一類作品微乎其微，但於《全明詞》的體例卻損害不小。王兆鵬曾作《〈古今詞統〉誤收誤題唐五代詞考辨》（《文史》2001年第1輯），已經指出了《古今詞統》中所收唐五代「竹枝」、「柳枝」其實大多是七言四句的樂府詩。¹⁹同樣，收入《古今詞統》中的明人所作「竹枝」、「柳枝」之類其實也是七絕樂府詩，

¹⁶ 張璋、黃畬編：《全唐五代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¹⁷ 曾昭岷等編：《全唐五代詞》，中華書局，1999年。

¹⁸ 唐圭璋編：《全宋詞》，中華書局，1965年。

¹⁹ 王兆鵬：《〈古今詞統〉誤收誤題唐五代詞考辨》，《文史》2001年第1輯。



而非詞類。以《全明詞》第一冊為例，楊基名下收有《西湖竹枝》二首、《柳枝》一首，高啓名下有《柳枝》一首和胡儼名下的《竹枝》一首，均出自《古今詞統》卷二。對照《四部叢刊三編》本楊基《眉菴集》，可知《古今詞統》所收楊基三首，其實均出自《眉菴集》卷十一「七言絕句」。《西湖竹枝》其一（採蓮女郎蓮花腮），在《眉菴集》中題目為《夢遊西湖》，其二（春來芳草踏成蹊）是《眉菴集》中《故山春日》八首中的第七首，其實與西湖無關，《柳枝》在《眉菴集》中作《柳枝詞》，可見這三首是七絕樂府詩，並非詞作，楊基《眉菴集》卷十二「詞」所收才是詞作。高啓名下的《竹枝》，見於《四部叢刊初集》本《高太史大全集》卷二「樂府」中，是《竹枝歌》六首中的第五首，此卷所收均為樂府詩，高啓之詞另收入《高太史扣舷集》中，並不收入《大全集》，可見高啓此首也是七絕樂府詩並非詞作。《全明詞》在胡儼名下，除收有出自《古今詞統》的《竹枝》一首外，另收有出自《頤庵文選》卷上的三首《竹枝詞》和四首《楊柳枝詞》，對照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頤庵文選》，可知均出自卷上「古曲歌詞」類，所謂「古曲歌詞」也即古樂府。其中《古今詞統》所收的《竹枝》在《頤庵文集》卷上裏是《竹枝詞》四首中的第三首，《全明詞》編者既已看到《頤庵文集》中的這四首《竹枝詞》，不知為什麼仍將它們分作兩個出處。

我們編纂《全明詞補編》時，凡是別集中列入非詞類的古樂府或七絕中的「竹枝詞」、「柳枝詞」之類，一律摒棄不收。出自詞選中的類似七絕的「竹枝」、「柳枝」之類，也基本不予收錄。在《全明詞補編》中，對於原本列入詞別集中或別集中「詩餘」類別中的「竹枝」、「柳枝」，則予以收錄。也就是說，根據原作者的認識，原作者將它們當成詩類的，不予收錄，原作者將它們作為詞類的，予以收錄。在《全明詞補編》中，收錄了俞彥的一組



《竹枝》，這組《竹枝》在俞彥的《俞少卿集》中列於「近體樂府」，與別的詞作編在一起，而且每首為七言兩句，共十四字。顯然這是詞作，應當收錄。今後我們重編《全明詞》，也將按照這一作法，對竹枝詞、柳枝詞一類進行甄別後才作出取捨。

5· 小說戲曲中詞作的處理問題

唐圭璋先生編纂《全宋詞》，最後部分為「宋人話本小說中人物詞」、「宋人依託神仙鬼怪詞」和「元明小說話本中依託宋人詞」，收錄了話本小說等作品中的詞作。遵照這一體例，編纂後來的斷代詞總集，也應當將小說戲曲中的依託詞收入其中。但《全明詞》並未將明代小說戲曲中的詞作收入，據中華書局的編輯講，《全明詞》稿件當時上交時，是將明代小說戲曲中的詞作收錄了的，但中華書局覺得這部分詞哪些是明人所作，哪些是借用了宋元人詞，很難一一考定，且這部分詞的學術價值不大，所以刪除了。《全明詞補編》因為是補《全明詞》的，主要也是從別集、叢書、方志等裏面輯補明詞的。《全明詞》既然未收錄小說戲曲中的詞作，《補編》也就沒有考慮將小說戲曲中的詞作輯補進去，因為如果輯補進去的話，可能在詞作數量上太多了，會掩蓋了非小說戲曲中所輯得的詞作成果，造成喧賓奪主的局面。

現在重編《全明詞》已經提到了議事日程，我想我們重編《全明詞》，要不要將明人小說戲曲中的詞收進去以及收入時如何處理，是繞不過去的問題。

唐先生編《全宋詞》時，將話本小說及依託神仙鬼怪的詞作收入，處理起來並不太難，因為宋代的話本小說本來數量不多，元明話本小說中依託宋人的作品也不是很多，這幾部分的詞作在數量上極少，在《全宋詞》中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明代就不一樣了，明代小說戲曲作品數量龐大，現存的能夠確定為明代戲曲的有四百多種接近五百種，小說有多少種，我說不上來。因為其中有許多作品，很難確定是不是明代所作。如果將確定為明代小說戲曲中的詞作一一搜檢出來，將也是一個很龐大的數字，我的估計可能有好幾千首甚至近萬首。《全明詞》現在所收錄的詞作是近兩萬首，《全明詞補編》所收錄的詞作是五千多首，除此之外，最近兩年，我們又輯得明詞五六百首，別的人也陸續有所發現，相信今後還會有不斷的發現，但總的來說不會太多了，不可能超過五千首。因為現存的明代別集有三千種左右，我們翻閱過的在兩千五百種以上。因此我認為明詞的數量，不算小說戲曲中的，估計不會超過三萬首，如果加上小說戲曲中的，有可能接近四萬首。也就是說，明代小說戲曲中的詞作，約占明詞總數的四分之一左右。

數千首近萬首的明代小說戲曲中的詞作，要一一考證它們是明人作品，還是借用了前朝的作品，將是件耗時耗力、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好在現在已經有了《全唐五代詞》、《全宋詞》和《全金元詞》的檢索系統，加上我們正在將《全明詞》輸入電腦，形成數據，進行校勘，《全明詞補編》本身我們就有電子版。所以檢索、考證工作還是可以做到，不過化費的時間可能很多。

不過收錄明代小說戲曲中的詞作進《全明詞》，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些小說戲曲有許多是無名氏之作，其中不少屬於世代累積型作品；即使有的作品署有作者姓名，但這姓名可能出於依託；還有些作品是對前人作品的加工改編，情況非常複雜。而且明代小說戲曲中的不少詞作，可能不是小說戲曲作者自己創作的，而是借用了前人或同時代其他人的作品。因此小說戲曲中的詞作不宜與出自別集、總集、方志之類中的有著明確著作人的詞作合在



一起，而應當另列「外編」或「附編」將它們收錄進去，以示與正編中的詞作相區別。這樣又帶來了新的問題：

（一）有些小說戲曲中的詞作，確系小說戲曲作者本人創作的，這些詞作是列入正編還是列入外編或附編？似乎也以列入外編或附編為宜。但這樣一來，很可能會將同一個作者分別列入正編和外編或附編中，造成體例上的混亂。例如湯顯祖，他的戲曲「臨川四夢」中就有不少詞作，應當都是他自己創作的，按照體例這些詞作當列入外編或附編之中，但湯顯祖另有詞作《千秋歲》，是徐朔方先生編輯《湯顯祖全集》時從汪廷訥的《坐隱詩餘》中輯得的，按體例得編入正編中。這樣湯顯祖一人得分列於兩處。湯顯祖「臨川四夢」中的詞作，其實也是當行本色的明詞之作，以致於晚明以來的詞選之類，往往加以採錄，如《古今詞統》中收入湯顯祖名下的詞有十五首之多，除其中一首是高啓之作誤為湯顯祖之作，一首來歷不明外，有十三首即出自「臨川四夢」。因為湯顯祖「臨川四夢」中的詞被選入了各種詞選，給人造成了他「既工戲曲，亦頗能詞」的印象，以致於王昶在編《明詞綜》時，誤以為湯顯祖有《玉茗堂詞》一卷。²⁰像湯顯祖這樣，即使是「臨川四夢」中的詞，也對明代詞壇產生一定影響的詞作，列入外編或附編中，似乎又並不很適宜。

明代像湯顯祖這樣，既在小說戲曲中創作了詞作，又另有詞作的並不少見，有的甚至還有詞集行世。像康海、王九思、楊慎、徐渭、陳所聞、汪廷訥、張鳳翼、屠隆、梅鼎祚、沈璟、沈自晉、孟稱舜等著名戲曲家，瞿佑、李昌祺、董斯張、陸雲龍等著名小說家，均另有詞作行世，其中瞿佑的詞集《樂府遺音》、王九思的詞集《碧山詩餘》、楊慎的詞曲集《升庵長短句》等都是著名的詞

²⁰ 張仲謀《〈全明詞〉採錄作品考源》，《南京師大學報》2005年第3期，第115-118頁。



《全明詞》輯補中的幾個問題

集。如果在《全明詞》中分列正編、外編的話，他們這些人都將分列為兩處。

(二) 明代小說戲曲之作，描寫艷情的詞作不少，尤其是艷情類小說中這樣的詞作尤多。既然要將明代小說戲曲中的詞作收入其中，為求全起見，這些詞作也應當收入其中。比如收入《思無邪匯寶》中的那部分小說中的詞作，實在太不雅了，尤其是類似《素娥篇》中的四十來首淫詞那樣的作品，收還是不收呢？如果收了，很可能會給這部《全明詞》的出版發行帶來麻煩，因為大陸至今還不到可以允許這些詞作公開出版的時候，出版了很可能會被當作「掃黃打非」的對象查封掉。如果不收，那麼《全明詞》又不全，總是很遺憾。那麼能不能像大陸上出版《金瓶梅》及賈平凹的《廢都》那樣，在淫穢之處打上□呢？好端端的詞作，本身又沒有缺損，幹嘛又要人為地打□，給人一種原本缺損了的感覺呢？看來要不要收入，也是陷入了兩難的處境。但不管怎樣，作為標榜為「全」字的總集，還是要收全。至於出版問題，只好等待時機解決了。

《全明詞》輯補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其實還有許多，因為較為瑣碎，這裏不提出來討論。而上面所提出來的幾個問題，比較重要，也比較難以解決，故特此提出，向諸位求教。

